

# “V 单+死+人” 结构语义分析

卢涌 刘鹏远

北京语言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3

E-mail: [ly\\_luyong@sohu.com](mailto:ly_luyong@sohu.com) [liupengyuan@blcu.edu.cn](mailto:liupengyuan@blcu.edu.cn)

**摘要:** 本文发现属于“V 单+死+人”结构的实例有的表示(a)“失去生命、死亡”义;有的表示(b)“达到极点”义;有的可以兼表(a)义和(b)义。通过对大规模语料库的进行实例获取,本文得到了可以进入该结构的所有“V 单”共112个。本文认为,该结构中“死”的语义指向“人”时表示(a)义,指向“V 单”时表示(b)义,但“V 单+死+人”格式中“V 单”的语义特征才是造成其表不同语义的根本原因。具体说来,表(a)义的“V 单+死+人”格式中的“V 单”含有[+破坏, +动作强, +致死]的语义特征;表(b)义的“V 单+死+人”格式中的“V 单”含有[+心理, +量, +感情, -致死]或[-心理, +量, +感情, -致死]的语义特征;兼表(a)义和(b)义的“V 单+死+人”格式中的“V 单”含有[+生理感受, +量, ±致死]的语义特征。

**关键词:** “V 单+死+人”, 语义指向, 语义特征, 语义分析, 单音节动词

## Semantic Analysis of “V 单+死+人” Structure

Lu Yong Liu Pengyu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E-mail: [ly\\_luyong@sohu.com](mailto:ly_luyong@sohu.com) [liupengyuan@blcu.edu.cn](mailto:liupengyuan@blcu.edu.cn)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found that some Examples of language which represent the structure of “V 单+死+人” can express the meaning of “the loss of life or death”(a); some can express the meaning of “to reach the pole”(b); some can both express (a) and (b). Based on the large-scale corpus for obtaining language examples, this paper obtained the total of 112 monosyllable verbs which can enter the structure of “V 单+死+人”. In this paper, we believe that the structure will express (a) if the semantic orientation point to “人”, and will express (b) if the semantic orientation point to “V 单”; but characteristics of “V 单”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causing the structure of different semantics. Specifically, in the structure of “V 单+死+人” which expresses (a),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V 单” is [+damage, +strong action, +death]; in the structure of “V 单+死+人” which expresses (b),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V 单” is [+psychology, +quantity, +feelings, -death] or [-psychology, +quantity, +feelings, -death]; in the structure of “V 单+死+人” which can both express (a) and (b),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V 单” is [+physiological feelings, +quantity, +death]

**Keywords:** the structure of “V 单+死+人”, Semantic orientation, Semantic feature, Semantic analysis, Monosyllable verbs

### 1 引言

例(1) — (3) 格式相同, 其词序列都是: V 单+死+人。如果对它们进行层次分析, 切分和定性都相同:

(1)	踩	死	人	
(2)	愁	死	人	
(3)	冻	死	人 <sup>2</sup>	
		<u>1</u>	<u>2</u>	1—2 动宾
	<u>3</u>	<u>4</u>		3—4 动补

但是, 我们发现“死”在结构中所作的句子成分是不一样的, 例(1)里的“死”是动词, 作结果补语; 例(2)里的“死”是程度副词, 作程度补语; 例(3)里的“死”则既可

<sup>1</sup> 本文探究的“V 单+死+人”结构是“死”和单音动词V搭配, 组合成动补式后再与“人”搭配的短语结构。

<sup>2</sup> 本文仅探讨“V 单”和“死”组合成动补式后再和“人”组合成的动宾式。

能作结果补语，又可能作程度补语，也就是说“死”的词性是不确定的，当“死”作结果补语时，“死”是动词，当“死”作程度补语，“死”是程度副词。并且，它们所表示的语义也是不同的，例（1）表示（a）“失去生命、死亡”义；例（2）表示（b）“达到极点”义；例（3）有时表（a）义，例如<sup>3</sup>：

（4）沿途都是原始森林，来往的群众只好住岩洞、宿草丛，常常发生**冻死人**的事故。  
有时表示（b）义，例如：

（5）丽鹃现在关心的是晚上怎么睡的问题，四月的天还正冷着，没个被子要**冻死人**的。

例（1）—（3）格式相同，内部结构层次也相同，但为什么有的表示（a）义，有的表（b）义，有的能兼表（a）义和（b）义呢？这不同情况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这正是本文所需要探讨的。我们采用基于语料库的方法，首先进行语言实例的获取。

我们采用了张晓静（2009）的研究成果，对其得到的1691个单音节动词，逐个检验，符合本文研究“V单+死+人”格式的“V单”有112个，约占6.6%。我们抽取BCC现代汉语语料库和CCL现代汉语语料库中含有这112个“V单”的合法例句，共计1661例，我们对这所有1661个例句人工进行了表（a）义、表（b）义，兼表（a）义和（b）的区分。本文所有研究，均以对这些实例的分析为基础。

## 2 “死”的语义指向

所谓语义指向，是指句子中的某个句子成分与哪一个成分之间有语义联系，也就是句子中的某个成分在语义上跟哪个成分发生最直接的关系。

我们认为，“V单+死+人”格式中“死”这个词的语义指向决定了“V单+死+人”格式何时表示（a）义，何时表示（b）义，何时兼表（a）义和（b）义。

在“V单+死+人”结构里，“死”的语义指向有三种情况：

（1）“死”在语义上指向“人”，此时“死”表（a）“失去生命、死亡”义。“V单”限于“踩、撞<sub>1</sub>、淹<sub>1</sub>、捅<sub>1</sub>、砸、戳<sub>1</sub>、打<sub>1</sub>、轧<sub>1</sub>”等，例如：

踩死人 撞死人 淹死人 捅死人 砸死人 戳死人 打死人 轧死人

（2）“死”在语义上指向“V单”本身，此时“死”表示（b）“达到极点”义。“V单”包含两类动词，一类是“烦<sub>3</sub>、急<sub>2</sub>、愁<sub>1</sub>、恼<sub>3</sub>、恨<sub>1</sub>、爱<sub>2</sub>、迷<sub>4</sub>、笑<sub>2</sub>、羞<sub>1</sub>、疼<sub>2</sub>、怨<sub>2</sub>、想<sub>4</sub>、醉<sub>2</sub>”；一类是“写<sub>1(xiè)</sub>、坑<sub>4</sub>、丢、逗<sub>1</sub>、腻<sub>2</sub>、吵<sub>2</sub>、赶<sub>2</sub>、数<sub>1(shù)</sub>、逛”等，例如：

烦死人 愁死人 恨死人 迷死人 丢死人 逗死人 吵死人 写死人

（3）“死”在语义上既可以指向“人”，也可以指向“V单”本身，即“死”既可以表示（a）“失去生命、死亡”义，又可以表示（b）“达到极点”义，“V单”限于“饿、冻<sub>3</sub>、挤<sub>1</sub>、憋<sub>1</sub>、扎<sub>1</sub>、电<sub>3</sub>、撑、气<sub>9</sub>、熏<sub>1</sub>、压<sub>1</sub>、骂<sub>1</sub>、晒<sub>1</sub>、烫<sub>1</sub>、磨<sub>3</sub>、逼<sub>1</sub>、累<sub>2</sub>”等，例如：

饿死人 冻死人 挤死人 气死人 扎死人 吓死人 压死人 电死人

可见，“V单+死+人”格式表（a）义，或表（b）义，或兼表（a）义和（b）义，这和句中补语“死”的语义指向有关。当“死”指向“人”时，“V单+死+人”表（a）义；当“死”指向“V单”本身时，“V单+死+人”表（b）义；当“死”既可以指向“V单”本身，又可以指向“人”时，那么“V单+死+人”就可以兼表（a）义和（b）义，也就是有歧义了。

都是属于“V单+死+人”格式的实例，为什么“死”有时在语义上指向“V单”，有时在语义指向“人”，而有时却既可以指向“V单”又可以指向“人”呢？

## 3 “V单”的语义特征<sup>4</sup>

“死”的语义指向的不同实际上与格式中的“V单”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认为“死”的语义指向的不同是由格式中处于关键位置上的“V单”的语义特征决定的。

（一）、分析表（a）义的“V单+死+人”格式中的单音动词V。

<sup>3</sup> 本文语料来源于北京大学CCL现代汉语语料库（约5.8亿字）和北京语言大学BCC现代汉语语料库（“文学、报刊”板块，约55亿字）。

<sup>4</sup> 本文所指的“语义”参见陆俭明（2005）。

我们发现表(a)义的“V单+死+人”格式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 ①李园装作一副大义凛然之相,喝斥起来:“你们这些狗奴才,本相平日里怎么教你们的?本相要你们不要做伤害百姓的事,你们倒好,居然在大街上**踩死人**,不杀你们不足以平民愤。”
- ②萧峰忽见情势不妙,再挤下去可要**踩死人**了,当下振臂一呼:“众位莫要挤,听我一言!”
- 同是“踩死人”,但是在例①中表示“死(失去生命、死亡)”这个结果已经完成;而在例(2)里,则表示“死(失去生命)”这个结果还没有发生,但是如果行为动作继续执行下去的话就可能会发生,表达的是一种推测。可见,虽然都是表达“死(失去生命、死亡)”这个结果,但是由于不同的上下文语境,表达的侧重点还是有一些差别,这要取决于具体语境。不过,无论是表达“已经完成态”还是“将来完成态”,二者都属于“完成”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二者所要表达的都是“失去生命、死亡”这个结果,“死”在格式中充当的句子成分都是结果补语,我们可以把二者归属一类,都统一归到(a)义里。类似的还有:
- ③当白色桑塔纳第二次撞向孙亚东时,孙亚东夫人才如梦初醒,疯狂地扑向行人稀少的大街,嘶声呼喊:“救命!救命啊!**撞死人了**……”
- ④看到事故发生经过的群众说:大货车肇事后,司机将车停了下来,发现**撞死人**后赶紧逃逸。
- ⑤夏日游泳好,但要注意安全,加强保护。以往在江河和游泳池中曾出现过**淹死人**事故。
- ⑥“姑娘呵!不要跳,——海水是会**淹死人的**。”

我们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sup>5</sup>(以下简称《词典》)找出在语境中相符合的义项:

踩: [动]脚底接触地面或物体;脚底在物体上向下用力

撞<sub>1</sub>: [动]运动着的物体跟别的物体猛然碰上 淹<sub>1</sub>: [动]淹没;(大水)漫过;盖上

捅<sub>1</sub>: [动]戳;扎 砸<sub>1</sub>: [动]用沉重的东西对准物体撞击;沉重的东西落在物体上

表(a)义的“V单+死+人”格式中,由于“死”表示“失去生命,死亡”义,所以进入该格式的V都具有强烈的致死义,多为表示“使破坏、使受损、使消失”等语义的动词,与此类似的动词还有:“戳<sub>1</sub>、打<sub>1</sub>、轧<sub>1</sub>、拍<sub>1</sub>、掐<sub>1</sub>、摔<sub>3</sub>、踢、烧<sub>1</sub>、噎<sub>1</sub>、劈<sub>1</sub>、刺<sub>1</sub>、蛰<sub>1(zhē)</sub>、杀<sub>1</sub>、炸<sub>1</sub>、捏<sub>1</sub>、砍<sub>1</sub>、医<sub>3</sub>、治<sub>4</sub>、咬<sub>1</sub>、喝<sub>1</sub>、射<sub>1</sub>、勒、捶、敲<sub>1</sub>”等。我们发现,上述动词所表示的语义都是由于行为动作而造成人死亡的结果,表(a)义的“V单+死+人”格式中的单音动词V都具有[+破坏, +动作强, +致死]的语义特征,因此,我们把具有此类语义特征的动词V记为I类动词,语义特征描写为:[+破坏, +动作强, +致死]。

(二)、分析表(b)义的“V单+死+人”格式中的单音动词V。

表(b)义的“V单+死+人”格式是表示极性程度的动补结构,“死”在结构中作程度补语,表示“达到极点”义,我们假定与“死”搭配的动词V都具有表示某种程度的语义特征。

- ①在电话普及率不高的当时,装部电话简直**烦死人**,有时还会伤了邻里和气。
- ②上任的第二天,他的办公室就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进来的是机动处长袁桂生,张口就说:“老宋现在你当家,你说4号高炉移位工程搞不搞,拖了这么长的日子,**急死人**哩!”
- ③这天,她发现厂里进来一辆标有对外贸易公司的卡车,就问:“你们还有外贸生意呀!”厂长一摆手说:“别提了,从境外进口了800多吨散装化肥,硬是推不出去,**愁死人了**!”
- ④孔十爹痛心的说:“四十文钱老弟丧命,三百六十文钱父亲死了,真是**恼死人**。”
- ⑤来边疆以后,曹千里已经被狗咬过两次了,两次都破了口子,真**恨死人**!
- ⑥十几页双项目路基路面设计计算,5编实训报告书,**写死人了**。
- ⑦“真是的,什么妇救会青妇队的,看看吧!男女混在一起,这不出事了啦?俺的闺女可不能这样啊!哼,这还是干部领头干的呢!真是天大的丑事,**丢死人**啦……”
- ⑧材料组长说:“不清楚的地方标标清就行了,不一定都要重抄,都重抄,不要**抄死人**么!”

同样,我们用《词典》来例举上述动词的义项:

烦<sub>3</sub>: [动]使厌烦 急<sub>2</sub>: [动]使着急 愁<sub>1</sub>: [动]忧虑 恨<sub>1</sub>: [动]仇视;怨恨

<sup>5</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2012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 商务印书馆

注释:“撞<sub>1</sub>”表示“撞”的第一个动词义项,其余可类推。

标<口>的表示口语,如“唬<sub>1(口)</sub>”;标<方>的表示方言,如“整<sub>6(方)</sub>”。

“砍<sub>1</sub>”表示“砍”的第一个动词义项,右上标1表示“砍”是有若干个同形同音而意义需要分别处理的词,而“砍!”是第一个,其余可类推。

“蛰<sub>1(zhē)</sub>”表示“蛰”这个词形同而音不同的,此处标明“蛰”读音“zhē”时的第一个动词义项,其余可类推。

丢：<sub>3</sub> [动]丢脸      抄<sub>1</sub>：<sub>2</sub> [动]照着别人的作品、作业等写下来当作自己的

恼<sub>3</sub>：<sub>3</sub> [动]（使）生气；烦闷、心里不痛快 写<sub>1(xiè)</sub>：<sub>1</sub> [动]用笔在纸上或其他东西上作字

与此类似的动词V还有：“爱<sub>2</sub>、迷<sub>4</sub>、笑<sub>2</sub>、羞<sub>1</sub>、想<sub>4</sub>、数<sub>1(shù)</sub>、逗<sub>1</sub>、怨<sub>2</sub>、醉<sub>2</sub>、疼<sub>2</sub>、哭<sub>4</sub>、坑<sub>4</sub>、腻<sub>2</sub>、吵<sub>2</sub>、赶<sub>2</sub>、哄<sub>1</sub>、唬<sub>1(口)</sub>、唱<sub>1</sub>、困<sub>1</sub>、困<sub>4</sub>、吐<sub>1</sub>、绕<sub>4</sub>、催<sub>1</sub>、粘（黏）、读<sub>1</sub>、读<sub>3</sub>、馋<sub>3</sub>、赚<sub>1</sub>、卡<sub>2</sub>、颠<sub>2</sub>、缠<sub>2</sub>、拖<sub>4</sub>、等<sub>2</sub>、逛”等。

我们发现，虽然以上实例中的动词V都可以进入“V单+死+人”格式中，但是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现重新排列如下：

II类动词A：烦<sub>3</sub>、急<sub>2</sub>、愁<sub>1</sub>、恼<sub>3</sub>、恨<sub>1</sub>、爱<sub>2</sub>、迷<sub>4</sub>、笑<sub>2</sub>、羞<sub>1</sub>、疼<sub>2</sub>、怨<sub>1</sub>、想<sub>4</sub>、醉<sub>2</sub>

II类动词B：写<sub>1(xiè)</sub>、数<sub>1(shù)</sub>、丢、逗<sub>1</sub>、抄<sub>1</sub>、哭、骂<sub>2</sub>、坑<sub>4</sub>、腻<sub>2</sub>、吵<sub>2</sub>、赶<sub>2</sub>、哄<sub>1</sub>、唬<sub>1(口)</sub>、唱<sub>1</sub>、困<sub>1</sub>、困<sub>4</sub>、吐<sub>1</sub>、噎<sub>3(方)</sub>、绕<sub>4</sub>、催<sub>1</sub>、粘（黏）、读<sub>1</sub>、读<sub>3</sub>、馋<sub>3</sub>、赚<sub>1</sub>、卡<sub>2</sub>、颠<sub>2</sub>、缠<sub>2</sub>、拖<sub>4</sub>、等<sub>2</sub>、逛

我们把这些动词V分为两类，一类记为“II类动词A”，我们发现“II类动词A”多为表达某种“不满意、不愉快、反感”的感情的心理动词，究其原因，这与“死”有关。“死”本义是指生命的终结，这是世间万物都必须经历的生命运动，但毕竟“死”意味着离别、消失，是人类不愿意接受的事情，因而也就带有消极意义的语义特征，在语法化的过程中，虚化后表程度的“死”虽然词性已经改变，但“死”的消极意义却还没有从人们的心理上完全抹去，依然暗含贬义色彩，因此“死”在使用过程中仍带贬义，可以说，虚化后的“死”的这一语用特点与源词“死”的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从意义上来看，上面的心理动词都暗含程度义，都可以用量级来定量，而虚化后的“死”也表示程度义，具有[+量]的语义特征，二者具有语义接口，语义上能够相容。因此，“II类动词”的语义特征可以描写为：II类动词A：[+心理<sup>6</sup>，+量，+感情，-致死]

我们把另一类记为“II类动词B”，我们发现“II类动词B”其实和“I类动词”有些许相似，有的都表“行为动作”，但是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实例，句子中的“死”事实上并不会因为“坑、丢、抄、写、催”而导致“失去生命、死亡”这一结果，而是通过夸张的方式，极言被“坑、催、写”的程度之深，表达的是行为主体对某种行为的一种主观感受，多为“不满意、不愉快、反感”之意，因此，这类词在进入该格式之后便带上了“感情”的语义特征，整个结构是一种表示极性程度义的动补格式，其单音动词V与表(a)义的格式的动单音词V是有显著区别的。其次，因为表程度义的“死”具有[+量]的语义特征，所以，当这些动词和“死”搭配后无可厚非也会带上[+量]的语义特征。因此“II类动词B”的语义特征可以描写为：II类动词B：[-心理，+量，+感情，-致死]

II类动词A和II类动词B进入“V单+死+人”格式后，在具体语境中一般都表示(b)“达到极点”义，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在“V单+死+人，不偿命/不犯法”之类的语境，如“哄死人不偿命”、“急死人不偿命”等中，“死”的的确确是指“失去生命，死亡”义。为什么会有这类现象呢？难道这类单音动词进入“V单+死+人”格式后其实也是可以表示(a)义的吗？其实不是，笔者进一步检索了I类动词的语言实例，发现极少有“V单+死+人，不偿命/不犯法”的句子，究其原因是因为I类动词实际上会造成人死亡，这一结果从法律上来说就是犯法的，或者从旧社会的人们观念上来说，是要偿命的。因此“I类动词+死+人”格式在具体语境中后面是没有“不偿命/不犯法”与之搭配的。由此，我们知道，II类动词A和II类动词B进入“V单+死+人”表示(a)义实际上不是格式中的单音动词V造成的结果，而是与之搭配的“不偿命”这一语境导致的，因为“不偿命”表示的往往就是(a)“失去生命、死亡”义，因此才造成“V单+死+人”格式中的“死”表示“失去生命”义。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说，II类动词A和II类动词B这两类动词在人们观念中根本不会造成人死亡，而人们在具体的表达中往往会用这种搭配来表达说话者的某种主观情感，达到说话者的一种表达目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像“坑死人不偿命”、“腻死人不偿命”之类的表达，“死”作结果补语表示“失去生命”义实际上不是格式中的单音动词V造成的，而

<sup>6</sup> 这里我们采用文雅丽（2007）的研究成果，文雅丽在其博士论文《现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中把心理动词分为三类：心理活动动词（[+心理活动]）、心理状态动词（[+心理状态]）和心理使役动词（[+心理使役]）。从1691个单音动词检索能够进入“V单+死+人”格式的单音动词，发现有13个心理动词符合，其中“愁<sub>1</sub>、恼<sub>3</sub>、想<sub>4</sub>、爱<sub>2</sub>、疼<sub>2</sub>、恨<sub>1</sub>、怨<sub>1</sub>、醉<sub>2</sub>”属于心理状态动词；“烦<sub>3</sub>、急<sub>2</sub>、迷<sub>4</sub>、羞<sub>1</sub>、想<sub>4</sub>、愁<sub>1</sub>、恨<sub>1</sub>、”属于心理使役动词，除此没有属于心理活动动词，为了本文研究的方便，这里不加区分，也不仔细探究，仅把这13个心理动词的语义特征统一归为[+心理]，便于和其他动词比较。

是后面的“不偿命/不犯法”之类的搭配成分导致的。因此，对这类语言实例本文暂不考虑。

(三)、分析兼表(a)义和(b)义的“V单+死+人”格式中的单音动词V。

我们发现，还有一类单音动词V进入“V单+死+人”格式后可以表示两种语义，但什么时候表示(a)义，什么时候表示(b)义，这依赖于上下文语境，例如：

①1960年，中国大陆因为天灾人祸，主要是“瞎指挥”和贪大喜功、虚报产量，造成特大浪费，于是出现了特大饥荒，到处**饿死人**。

②我咳嗽一声，拿筷子敲桌子：“怎么还不见上菜啊！要**饿死人**。”

同是“饿死人”，在例①中“死”表“失去生命、死亡”义，即表示(a)义；在例②中“死”表“达到极点”义，即表示(b)义。再例如：

③“你把胡子剃了，**扎死人**咧。”“不剃！就留了来扎你！”

④司机猛踩了一下刹车，希望利用惯性将歹徒摔倒，乘客乘机将其制服。谁知一车人鸦雀无声一动不动，歹徒打开车门后仓皇而逃。这时才有乘客喊**扎死人**了。司机扭头发现一名乘客倒在血泊中，车厢地板上扔着三把带血的刀子。

同样，我们用《词典》来例举部分动词的词义：

饿<sub>2</sub>：[动]使挨饿 冻<sub>3</sub>：[动]受冷或感到冷 扎<sub>1</sub>：[动]刺 气<sub>9</sub>：[动]生气，发怒  
与此类似的单音动词V还有：“挤<sub>1</sub>、电<sub>3</sub>、撑<sub>5</sub>、熏<sub>1</sub>、压<sub>1</sub>、憋<sub>1</sub>、晒<sub>1</sub>、烫<sub>1</sub>、烤<sub>1</sub>、辣<sub>2</sub>、醉<sub>1</sub>、累<sub>2</sub>、骗<sub>1</sub>、呛、玩、走<sub>1</sub>、跑<sub>1</sub>、整<sub>6<方></sub>、搞<sub>1</sub>、冰<sub>2</sub>、淋<sub>1</sub>、噎<sub>1</sub>”等。

我们发现，兼表(a)义和(b)义的动词V多为表示“生理状况、生理感受”的动词，如“饿<sub>2</sub>、冻<sub>3</sub>、憋<sub>1</sub>、电<sub>3</sub>、熏<sub>1</sub>、晒<sub>1</sub>、烫<sub>1</sub>、烤<sub>1</sub>、醉<sub>1</sub>、累<sub>2</sub>、呛、冰<sub>2</sub>、噎、淋<sub>1</sub>”等，这类动词表示的都是因为某些因素的干扰从而导致身体状况出现异常的情况。如“冻<sub>3</sub>”是因为天气温度低导致身体受冷，吃不消；“熏<sub>1</sub>”是因为“烟、气等”由呼吸器官进入身体而造成生理异常；“烫”是由于温度很高的液体接触人、物表面造成损伤；“电”是因为外界带电物体接触导电体（人、动物等）而造成损伤；“呛”是指有刺激性的气体进入呼吸器官而感觉难受；“噎<sub>1</sub>”是指食物堵住食管或因为迎风、烟呛等而呼吸困难。

此外，还有一些单音动词，虽然它们本身不表示生理状况，但是它们所表示的行为动作会造成人体生理上的变化，比如，“跑<sub>1</sub>”是指两只脚或四条腿迅速前进（脚可以同时腾空），我们孤立地看词义，似乎并不能看出“跑”能造成人体损伤、异常的情况，但是当和“死（失去生命、死亡）”搭配后，它就不可避免的获得了“死”的消极意义，因为“跑”这一行为动作带来的生理上的变化如果超出了人体所能承受的极限，那么则会造成人跑的过程中出现突发生理状况，从而导致人死亡的结果。这类动词还有“走<sub>1</sub>、挤<sub>1</sub>、撑<sub>5</sub>、压<sub>1</sub>”等。可见，[+生理]是这类动词共同的语义特征。

同时，进一步研究，我们还发现这些动词如果孤立来看，本身似乎没有程度可言，但是具体的动作行为总是呈现某种属性，而正是这些所呈现的不同属性是有程度可言的，即这些动词暗含程度义，因此带有[+量]的语义特征，而“死”是极性程度副词，往往表达的是一种“到达极点”义，而上述动词所表示的行为动作也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行为动作执行的程度则需要结合语境来判断，当语境事实上没有出现“失去生命、死亡”时，则变化的量的程度则只是表示到达了极点，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因而总是通过夸张的方式表达一种“不满意，不愉快，反感”的主观感受；而当语境事实上是表示“失去生命、死亡”这个结果时，那么该变化的量的程度则冲破了极点，产生了质的变化，这时“死”就是指“生命的失去、死亡”义了。

但是，还有些动词明显不是表示“生理感受”的，但也可以进入“V单+死+人”格式兼表(a)义和(b)义，比如“吓、气<sub>9</sub>、玩、整<sub>6<方></sub>、搞<sub>1</sub>”等<sup>7</sup>，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先来看一些语言实例：

⑤他接着说道，“知道么？砍下的人头从义州一直铺到辽阳，几百里的路程，大道两边儿全垒满了人头，树上挂满了尸体。血淋淋的，**吓死人**。”

⑥来了厂里，他曾下决心要金盆洗手，再也不小偷小摸，他努力克制自己。真的进厂后再

<sup>7</sup> 由于如“吓、气、玩、整、搞”这类动词与进入“V单+死+人”格式的表“生理感受”的多数单音动词不同，而且数量极少，概括起来没有普遍性和认同感，因此本文对这类动词只分析其进入该格式的原因，而不概括其语义特征。

没偷东西。可是没偷，别人却污蔑他偷了，而且偷的那么大，三四万块，能**吓死人**。

⑦**气死人**要负法律责任。

⑧当我拿着磁浮票去报销的时候，没想到财务把磁浮票退给了我，说是这种票公司规定不能报。我为公司节省开支，居然还不能报销，真是**气死人**。

⑨只见朱承戒苦着脸道：“这个不好玩，搞不好会**玩死人的**。”

⑩这能怨球员自己吗？连点儿人情都不讲，一禁赛就两年，这不是**玩死人**了吗？

⑪钟成亮去发动刘常贞，刚一走进他家还没开口，刘常贞即知道钟成亮的来意，就抢先说：“想起去年的‘互助组’，我真吃亏不少，确实**整死人**！”

⑫我县农村很缺乏医疗设备和卫生人员，人们生了病就只有找那些未经改造过的草药医生或巫师，这些草药医生或巫师很多丝毫不懂卫生常识，便给病人乱整，常常**整死人**。

⑬不少人偷偷的把手中的棍子换成了镰刀锄头这种能**搞死人**的家伙。

⑭咳，最近的行情，**搞死人**呐！倒是老罗一早的国贸高抛做得真叫漂亮，马丽丽刮目相看。

我们来看例⑤⑥和例⑦⑧，“吓、气<sub>9</sub>”属于是心理动词，“吓”表“惊吓、害怕”义，“气<sub>9</sub>”是“生气，发怒”义，它们进入“V单+死+人”格式可以兼表(a)义和(b)义，而多数心理动词如“烦、愁、迷”等进入“V单+死+人”格式只可以表(b)义，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吓、气<sub>9</sub>”这类行为给“人”造成的影响远比其他心理动词要严重的多，这种造成的影响往往有一个程度级的过程，如果被“吓、气<sub>9</sub>”的程度超出了人体所能承受的极限，那么则往往会造成“失去生命、死亡”这个结果，此时，“死”就是结果补语，整个格式就是表结果的动补式；如果“吓、气<sub>9</sub>”的程度只是“达到极点”，那语境往往是通过夸张的方式表示被吓、气<sub>9</sub>、”的程度之深，不足以造成“失去生命、死亡”这个结果，那么“死”就是表极性的程度补语，整个格式就是表程度的动补式。

我们再来看例⑨⑩、例⑪⑫和例⑬⑭，很明显，“玩死人”、“整死人”、“搞死人”的确有歧义，笔者推测这是因为“玩、整、搞”的词义非常不明确，它相对其他具有明确行为动作的动词来说，它在语义的空间上具有很大的弹性，或者说，它的语义的模糊性导致特定的语境对其约束甚少，因此，“玩、整、搞”或多或少总是出现在我们的句子当中，正是基于这个特点，因此，我们来理解“玩死人”、“整死人”、“搞死人”之所以会有歧义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不同语言中或多或少都存在与此类似的词，比如英语当中的“do、make、take”；日语里的“[遣る][yaru]、[取る][toru]”；德语里有相当于英语“do”的“tun”、相当于“make”的“machen”、相当于“take”的“nehmen、abholen”等。

这类单音动词V随着上下文语境而凸显与之搭配的语义特征，当语境是要表达(a)“失去生命、死亡”义时，则这类单音动词V的语义特征为[+生理感受，+量，+致死]；当语境是通过夸张的方式表达“达到极点”义时，则这类单音动词V的语义特征为[+生理感受，+量，-致死]。我们把具有此类语义特征的动词V记为III类动词。

因此，我们把III类动词的语义特征描写为：[+生理感受，+量，±致死]

以上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列成下表：

结构	“V单+死+人”结构		
	表(a)义	表(b)义	兼表(a)义和(b)义
单音动词V的语义特征	I类动词：[+破坏，+动作强，+致死]	II类动词A：[+心理，+量，+感情，-致死] II类动词B：[-心理，+量，+感情，-致死]	III类动词：[+生理感受，+量，±致死]

## 4 结语

陆俭明(2005)提到，某些实词是否具有某种语义特征，只有结合具体的句法格式才能确定并概括得到。本文对单音动词V的语义特征的考察，也是结合“V单+死+人”句法格式才确定并概括得到的，我们在考察“V单+死+人”格式之后，发现该句法格式存在表(a)义，表(b)义和兼表(a)义和(b)义这三种情况，而三类不同的语义与格式中处于关键位置上的单音动词V的语义特征存在密切联系。“V单+死+人”格式有的表示(a)义，有的表示(b)义，有的能够兼表(a)义和(b)义，根本原因是由格式里的单音动词V的语



义特征决定的,一般来说,表(a)义的“V单+死+人”格式中的单音动词V含有[+破坏,+动作强,+致死]的语义特征;表(b)义的“V单+死+人”格式中的单音动词V含有[+心理,+量,+感情,-致死]或[-心理,+量,+感情,-致死]的语义特征;兼表(a)义和(b)义的“V单+死+人”格式中的单音动词V含有[+生理感受,+量,+致死]的语义特征。其次,补语“死”的语义指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我们可以用语义指向分析法来有效的解释此类现象。

在概括表不同语义的“V单+死+人”结构里处于关键位置上的单音动词V的语义特征时,本文是从聚合规则的角度出发的。我们知道,语义相对语音和语法来说,系统性较弱,模糊性较强,具有个性的一面,因此,我们对表不同语义的“V单+死+人”结构里面的单音动词V的概括不能一刀切,要逐个分析,对大多数具有共同特征的单音动词V要进行准确的归纳,对出现的例外情况要仔细比较,找出原因,因此,我们的概括总结要站在大多数的立场,对少数的例外要特别指出。本文对于表不同语义的“V单+死+人”结构里的单音动词V的语义特征的概括归纳正是在这个原则条件下开展的。

语义及语义特征的分类主观性较强,对于单音动词V具体可以进入哪类格式,表达哪类意义也是主观标准,本文对语义特征的概括也只是提供了一个较普遍的框架,所以本文不可避免的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基于语料库语言事实,本文还是较客观的描述了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语言现象,从语义特征的角度给出了一个评判标准,此外,关于这类现象,其实还有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探讨,譬如我们可以把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形容词+死+人”;或扩展到“动词、形容词+死+名词”;或单独研究“死”的语义指向的特点,还可以进行“V单+死+人”格式语用层面和修辞层面上的研究等等。笔者认为正是经过这样的研究探索,语言现象才得以真实、客观的展现在我们眼前。

## 5 附录

### 1. 能进入“V单+死+人”格式的动词V(按义项分)

表(a)义的I类动词:踩、撞<sub>1</sub>、淹<sub>1</sub>、捅<sub>1</sub>、砸、戳<sub>1</sub>、打<sub>1</sub>、轧<sub>1</sub>、拍<sub>1</sub>、掐<sub>1</sub>、摔<sub>3</sub>、踢、烧<sub>1</sub>、劈<sub>1</sub>、刺<sub>1</sub>、蛰<sub>1(zhē)</sub>、杀<sub>1</sub>、炸<sub>1</sub>、捏<sub>1</sub>、病<sub>2</sub>、砍<sub>1</sub>、医<sub>3</sub>、治<sub>4</sub>、咬<sub>1</sub>、喝<sub>1</sub>、噎<sub>1</sub>、吃<sub>1</sub>、射<sub>1</sub>、勒、抽<sub>1</sub>、缠<sub>1</sub>、捶、敲<sub>1</sub>、揍<sub>1(方)</sub>、踹<sub>1</sub>、吹<sub>1</sub>、吹<sub>3</sub>、卡<sub>1</sub>、害<sub>4</sub>

表(b)义的II类动词A:烦<sub>3</sub>、急<sub>2</sub>、愁<sub>1</sub>、恼<sub>3</sub>、恨<sub>1</sub>、爱<sub>2</sub>、迷<sub>4</sub>、笑<sub>2</sub>、羞<sub>1</sub>、疼<sub>2</sub>、怨<sub>2</sub>、想<sub>4</sub>、醉<sub>2</sub>

表(b)义的II类动词B:坑<sub>4</sub>、闹<sub>3</sub>、丢、磨<sub>3</sub>、逗<sub>1</sub>、腻<sub>2</sub>、吵<sub>2</sub>、写<sub>1(xiè)</sub>、赶<sub>2</sub>、哄<sub>1</sub>、唬<sub>1(口)</sub>、唱<sub>1</sub>、困<sub>1</sub>、困<sub>4</sub>、吹<sub>5</sub>、吐<sub>1</sub>、噎<sub>3(方)</sub>、绕<sub>4</sub>、催<sub>1</sub>、粘(黏)、馋<sub>3</sub>、数<sub>1(shù)</sub>、赚<sub>1</sub>、卡<sub>2</sub>、害<sub>3</sub>、颠<sub>1</sub>、绑、读<sub>1</sub>、读<sub>3</sub>、缠<sub>2</sub>、捆<sub>1</sub>、勾<sub>1</sub>、搅<sub>2</sub>、抄<sub>1</sub>、哭、骂<sub>2</sub>、拖<sub>4</sub>、拧<sub>2(níng)</sub>、等<sub>1</sub>、逛

兼表(a)义和(b)义的III类动词:饿、吓、冻<sub>3</sub>、电<sub>3</sub>、憋<sub>1</sub>、撑、挤<sub>1</sub>、醉<sub>1</sub>、压<sub>1</sub>、气<sub>9</sub>、熏<sub>1</sub>、晒<sub>1</sub>、扎<sub>1</sub>、烫<sub>1</sub>、烤<sub>1</sub>、辣<sub>2</sub>、磨<sub>3</sub>、逼<sub>1</sub>、累<sub>2</sub>、呛、骗<sub>1</sub>、玩、走<sub>1</sub>、跑<sub>1</sub>、整<sub>6(方)</sub>、搞<sub>1</sub>、冰<sub>2</sub>、淋<sub>1</sub>

## 参 考 文 献

- [1] 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2] 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3] 邢福义.现代汉语·全1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 [4] 张晓静.现代汉语单音节动词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09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5] 文雅丽.现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D].北京语言大学,2007.
- [6] 陆俭明.“VA了”述补结构语义分析[J].汉语学习,1990,01:1-6.
- [7] 唐贤清,陈丽.“死”作程度补语的历时发展及跨语言考察[J].语言研究,2011,03:79-85.
- [8] 赵军.极性程度副词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06.
- [9] 樊中元.“VP/AP+死+了”语义特征考察[J].百色学院学报,2010,05:88-93.
- [10] 侯瑞芬.“动(形)+死+……”的结构语义分析[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5,02:16-21.
- [11] 兰宾汉.也谈程度补语与结果补语[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03:115-118.